韓非子題辭

本傳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黃老與李斯同事荀卿以書干韓王韓王不用乃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篇計十餘萬言秦王見而悅之急攻韓得非李斯自以爲不如忌之譖于秦王下吏使自殺太史公論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皆原於道德之意今讀其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背詩書課名實至謂君臣父子夫婦之間舉不足以相信其殺身宜矣然而善持議論文辭瓌瑋奇古國語左氏之亞也是焉可以其人而廢之哉書凡十二卷今所選者十之五也

韓非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二

法家類　韓非子上

難言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纚纚有編次也然則見以爲華而不實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爲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用惣總字同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劌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爲譖而不讓宏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爲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爲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

性言則見以爲鄙時稱詩書道法徃古則見以爲誦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覊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孫子臏脚於

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公叔座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逄斬萇弘分胣尹子穽於棘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宓子賤西門豹不鬬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人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不少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

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願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大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晉之分也齊之奪也皆以羣臣之大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弒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質之以備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社稷將危國家偏威是故大臣之祿

雖大不得藉威城市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不載奇兵非傳匪遽載奇兵革罪此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

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彊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爲於上羣臣竦懼於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不智而爲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

言則萬物皆盡亟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能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為姦臣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太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

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巳應則執其契事巳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罪則姦人易爲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有度

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彊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輕重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爲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内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

法矣數至能人之門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尊君也百官雖備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故主讎校定也法則可也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則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

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爲臣人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入鏌鋣傅體不敢不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戚貴賤不相交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

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二柄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

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則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已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

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刼田常徒用德而簡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刼故今世爲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刼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

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而好內故豎不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君見好則羣臣誣能人主欲見其群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

揚權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捐精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爲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

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左右既立開門而當
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行之不已是謂履理也夫物者有所
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一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
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
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
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
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者不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
生死參名異事通一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
陰陽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君不
同群於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

辯類聽言之道溶若甚醉脣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凑上不與構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大臣之門唯恐多人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猾民愈衆姦邪滿側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腓大於股難以趣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虎成其群以弒其母主而無臣奚國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法刑狗

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眞
度量之立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有國之君不太其都有道之臣不貴其家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備將代之
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爲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踈木枝扶踈將塞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

八姦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

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歛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已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辯說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懷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彊何謂威彊曰君人者以

羣臣百姓爲威彊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已者必利不爲已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彊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彊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彊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道以成姦世主所以壅刼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情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其於

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不令妄舉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群臣虞其意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賞其能察其過不使羣臣相爲語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鬬之勇無赦罪不使羣臣行私財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有也令臣以外爲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聽大國爲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故不聽羣臣羣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諸侯之不聽則不人之臣誣其君矣明主之爲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

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隨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

十過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

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内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内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絶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絶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

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爲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廄而著之外廄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

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而還反處三年與兵伐虞又剋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虞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為申之命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拘齊慶封中射士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亡之機也昔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黎丘之蒐而

戎狄叛之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刼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爲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

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涓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

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黄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愎昔者知伯瑶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

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將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愎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彊而外怒知伯也如此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親而陰疏三

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子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

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柰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墻之有楛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簵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柰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

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爲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也必至矣爲之柰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耳人莫知之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三軍之反于襄子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已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怪其色因入見智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

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旦暮將拔之而饗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柰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

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氏之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故曰貪愎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脩之迹流漆墨

其土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二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柰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共以踈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

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躭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顔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柰人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顔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吾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

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内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内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于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具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内豎刁自獖（閹勢也）以爲治内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公曰然

則衛公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魏之間不過十日之
行開方爲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
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
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
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
今蒸其子以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
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
信夫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
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
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竪刁刁莅事三年桓
公南遊堂阜竪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

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弑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君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柰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驅其練甲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

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說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彊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爲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爲

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王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群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群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

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爲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莅之此所以絶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絶世之勢也

孤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

彊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為重人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學士不因則主情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

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世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疎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

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劒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劒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

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弗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與

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脩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其脩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爲治則脩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之功制於近習

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脩智之吏廢則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

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

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
人矣賢士者脩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
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不避姦者也大
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比周
相與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
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
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
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
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

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已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

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拙之米鹽博辯則以爲多而交之畧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彊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内相存

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汙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自勇之斷則毋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擊摩然後極騁智辯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

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隣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刖罪

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和氏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

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王之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

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爲重臣者衆而
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
之所以弒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
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
得放於前則賞罰必用於後矣人主成明於聖人之術而
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
以左右遂習之臣知僞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
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
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
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
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汙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

陵之巔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蔽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彊秦者也從是觀之則聖人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也恃人之以為愛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衺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為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少矣非

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與也

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彊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

故聖人爲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
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
義非矣虞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
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上所以至死不顯於
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
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
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
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
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願賜死若復幸於左右
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
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

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彊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弃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夫父之愛子也猶可以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技解於楚者也

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爲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彊故有忠臣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爲智伯臣也上不能説主

使人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黥劓敗其刑容以爲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殘形殺身以爲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爲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亡徵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爲學門子好辯

商賈外積小民右仗者可亡也好宫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爵賞待參驗用一人爲門戸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彊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羇旅僑士重帑在外上閒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

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内之
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
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
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
境内之資而易其隣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
不畏彊無禮而侮大隣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
而娶於彊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羣臣
易慮者可亡也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
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太子未反而
君易子如是則國携國携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
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耻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

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彊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地無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世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覊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彊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褊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人相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

嬖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令將大重邊地任守大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彊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

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隣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也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彊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

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必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輳之變因傳柄移籍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則刼殺之徵也凡刼有三有明刼有事刼有刑刼人臣有大臣之尊

外操國要以資群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

備內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者愛則親不愛則踈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

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
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
而子疑不爲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
母爲后而子爲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
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酖毒扼昧之所以用也故桃左
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
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爲
戰與馳也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
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
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
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

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
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暈
闈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主不舉不
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省同
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
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士無幸賞無踰行殺必
當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
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
人起勢以藉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
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
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鬵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

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爲釜鬵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絶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爲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爲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南面

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矣人

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三者惛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

飾邪

龜筴鬼神不足以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賞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

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彊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明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於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荊而宋滅曹荊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荊許恃荊而不聽魏荊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荊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荊爲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荊爲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

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

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古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夫懸衡而知平運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

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故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爲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

解老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爲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

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爲無思爲虛也夫故以無爲無思爲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爲虛也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於制於爲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爲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

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

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黄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門其禮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黒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黒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黒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黒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

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
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
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
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
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
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無
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
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

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彊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

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惟嗇是以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待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

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抵抵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

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

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有德澤於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鬬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通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

人君者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輕絕事輕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

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
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
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
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
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
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
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
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
則痛禍薄外則苦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憯憯則
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憯於欲利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

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生死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内之物特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刑

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
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
之則生譬之若劒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
福成故曰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
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
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
生之徒十有三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
死之徒亦十有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
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
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爲

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兕虎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鬭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痤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

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

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被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害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

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移常費而况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於規矩則萬事之

功形矣而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
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先則
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

韓非子卷上終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三

法家類　韓非子下

喻老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御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蝨鷰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爲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爲溲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

壁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爲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足爲足矣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爲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絶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

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越王入宦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旣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智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

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
重自卑是謂損弱勝彊也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
物旅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
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乎於其易
也爲大乎於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
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愼火
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愼易以避
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閒扁鵲曰君有
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
之好欲治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
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

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
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
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在肌膚鐵石之所及
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
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
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
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
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
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
厚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
兵伐鄭大破之取八成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

而代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脣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勾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

夫差於姑蘇文王見詈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
牧野故曰守柔曰彊越王之覇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
病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
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
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
不貴難得之貨
空竅者神明之戸牖也耳目竭于聲色精神竭于外貌故
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戸可以
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

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追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上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

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樂希聲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彊

說林

子圉見孔子於商大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大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蝨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大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蝨也大宰因弗復見也

晋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大蚤邢不亡晋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晋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

慶封為亂於齊而欲存越其族人曰晋近奚不之晋慶封

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
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
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
無猒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
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
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
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
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
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秦康公築臺三年荊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

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大説許救之甚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説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

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爲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

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闞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為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夏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請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

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聞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睞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睞君奚爲不殺君曰不能勿睞惠子曰田駟東

慢齊侯南欺荊王駟之於欺人瞀也君奚然焉鄒君乃不殺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荊犂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荊雖彊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横樹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即無生楊夫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

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自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弒君小白先入為

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智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蹶融犒於荆師而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女来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與女釁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為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

殺也

智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内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内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内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

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眞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眞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觀行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已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

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

死人主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聖之樸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已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之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令使人去饑寒賁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猒

責已盡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守道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

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爲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爲任鄙戰如賁育守爲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彊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

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

也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

用人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弱不轂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

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士守法
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
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
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傴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谷
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
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
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之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積於
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
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

無喜怒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暴風疾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邊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則臨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

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非千鈞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臣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易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

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

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

內儲說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乃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閒大魚動因曰此河伯直信一人言故有此欺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

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之佩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爲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

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僇此不參之患也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已也乃貴薄姬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也下必坐上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嗣君之壅乃始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

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
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
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
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君人乎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爲
將行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爲有智而使公爲將行今
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
而利足以勸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夫從少正長
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
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爲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

首何故而不治

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爲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爲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問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柰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射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為慈愛於親舉以為

官師明年人之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爲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

越王勾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刎死以其頭獻者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而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孟賁矣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

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之吏之不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悚懼以爲君神明也

韓昭侯握瓜而佯亡一瓜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瓜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不割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之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泄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固有令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止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恐其所而不敢爲非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誠信不

有相與訟者子産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

衛嗣公使人爲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女金而女因遣之關市乃大怒而以嗣公爲明察

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外儲說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椒桂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

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輗拙爲鳶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忠

言拂於耳而明王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晩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衣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巳寡人柰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

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内莫衣紫也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爲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孔子相衛弟子子皐爲獄吏刖人足所刖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皐從出門刖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

夜半子皐問跀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跀子之足是子報讎怨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跀危曰吾斷足也固我罪當之不可柰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憱然不恱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人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恱而德公也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而一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門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夫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韓非子卷下終

百家類纂

法家類　崔寔政論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眞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懈怠風俗彫敝人庶巧僞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

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孰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誠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

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擄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寛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内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寛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

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横奔皇路險傾方將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

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寛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百家類纂政論卷終

大復論題辭

大復論者　本朝督學大夫信陽何景明之所著也弘治時　上方右文興化一時能文之士力追古初起衰振敝蓋霞蒸雲變蔚然稱盛焉公時爲中書舍人與空同李氏武功康氏諸豪俊竝入騷壇聯鑣藝苑相爲雄長矣正德初逆竪柄權羣奸竊勢紀綱法令漸至替弛公目擊時事慨然憤之故著爲此論大抵多激切之語卽賈誼治安董生三策不啻過也忠哉諒乎匪直以其文已康武功叙公所論著凡數萬言皆當實不修可以上薄屈宋董賈有相如子長之風信矣信矣公才高而意宏德純而識遠蓋儒之傑然者此論附之法家以所

論者法之意也

大復論題辭畢

法家類　何大復子論

嚴法

治民莫如嚴嚴者所以成寬也夫民心不一則散民情不制則亂法者所以節約其散而整齊其亂之具也嚴者所以立節約而作整齊也故嚴則法立法立則民寡過寬則法弛法弛則民多辜故嚴治之民始急而其終也舒寬治之民始舒而其終也急急則民怨舒則民喜始而喜不若終之不怨也故民難與爲始而可與成終也夫衣冠飾貌人見而敬之乘駕唱騶人望而避之毀冠而囚首人不讓席矣敝車而單行人不讓路矣嚴與不嚴所由致相遠也

故嚴也者所以飾威儀慎制度使人見之者也夫日月垂象人不敢侮也山川示險人不敢踰也故立法而民不犯刑設而人不入者嚴之爲也是故先王之制階陛堂殿以異其等旂旆鸞纓以繁其飾官府爵位以差其品等異則尊卑別矣飾繁則上下章矣品差則貴賤定矣是故先王之時尊卑不相紊上下不相踰貴賤不相越夫錯其釆物而明其文章防範其情欲而束縛其筋骨耳目有常從違一定僭亂不起奸弊不生故文字簡而刑罰省民生逸而政事清此先王之所以能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而總一海內者也及至後世媮惰之風長矜肅之心衰上下相容頽其紀綱而决其防限於是豪暴擅制富强肆行宗黨連結

而中外執領然後起而繩之發其隱伏摘其細微至於一法立而百僞生文例日增而不足吏議日異而不定人臣莫救其過而庶民莫必其命故法密而犯益衆刑繁而罪益多何者源不治而末流濫也夫操如束薪亡不折焉急如絞繩亡不絕焉故治不可急急則無不亂者也是故法者由嚴起者也故號不張則幹斜綱不振則目亂治不嚴則法壞夫嚴與刻異也嚴者立其法禁於未然者也刻者究其罪治於已然者也是故秦之法多如秋荼密如凝脂而民不知避也漢之吏搏如猛虎擊如蒼鷹而民不知畏也故不示而究人之罪是爲刻而已矣非所以格民也故嚴父無姑息之子嚴君無姑息之民故三王之民殺之而

不怨夫非罔之而罹其罪者則罪在已而不尤其上也又何怨乎

上作

夫觀世以易化者聖也矯時以從俗者明也物必有敝承敝者復其盛勢必有變襲變者反其常故五帝之世循環不悖而三王之時因革並施夫世之所使時之所移從來遠矣要之其原皆出於上之所作爲教夫好劍之門多創客善醫之門多病人物聚於所致也故明聖之世則人飾義而服節汙濁之時則人毀行而喪守何也致之者則然矣正道壞則邪徑成公室衰則私門盛自古及今未之有易也正之與邪公之與私祗隷之人能辨其所好惡然所從適非者世之榮顯富厚者不在此而在彼也故五尺童

子聞人稱其善亡有不喜者也至於榮顯富厚之所在則雖有縉紳冠冕之徒亡不棄廉捐耻以附者豈其所爲自喜者不如童子也勢至而利交則情動而蔽其心也是故上之人觀於時勢之變推於教化之端明義崇節而絀勢利是以正道可復立公室可復振而遂邪順私之俗可絕也漢哀帝之寵董賢而孔光張禹皆在大臣位然身親屈焉王莽之世所爲臣服盡漢公卿楊雄最號恬於利祿然且爲媚作符命焉及至唐有八司馬者皆以其才而汙于王叔文之黨夫數子者或榮耀終身或貶死當世卒爲世之耻詬不道於君子之門雖其所自立然亦上之所劘世之所移也夫至著者義也至尚者節也故上以節義較天

下雖有惷愚必不以其身爲標矣雖有闗闈必不以其行爲名矣何者標者衆目之表而名者衆口之實也故張鵠以行賞亡不射矣詈鬼以喻病亡不罵矣夫嚴毋之育貞女也入則有重關之限出則有鳴玉之飾寢則有絓結之固然後淫邪不入情欲無感而修潔之行成也是故節義者士之大防也先王以此防人故立激勵之方興勸賞之法致式閭之敬施表墓之恩安車懸旌以彰其徽累帛加璧以示其予㫖是義明而節崇故雖有昬亂之世而無失身之士雖有污降之時而無囘面之臣豈不以上之所作邪是故義者有國之維也節者有國之衛也國之有不固者維不立而衛弛也

法行

夫爲人君者法不可以有已爲人臣者法不可以有已法者非甘物也有國者之藥石繩墨也夫諱病之人無不疾藥石矣不直之木亡不疾繩墨矣小人之徒亡不疾刑法矣夫奸邪者小人之爲而暴亂者小人之行也正奸律邪誅暴刑亂者法之務也故法者小人之所不利者也小人忌正律之典懼刑誅之罪必務以敝其法援勢者爲之沮行貨者爲之誘怙強者爲之撓造詐者爲之竊法無不敝矣故法不可以有已也法不以有已則上不得賣而下不得請賣請不行則上自天子之門侯王之宮太子之家公主之室下至貴戚之臣近幸之人鷙横之吏豪俠之民亡不得行其法者矣故賣請不行則法行如流是故法不可

有已也千金之寶可以借客十金之寄不可以與人也非愛十金反不愛千金也寄也有所受也已不得有也夫法者人臣受之天子非人臣有之也天子受之天非天子有之也已不得與而人不得辭故有沒公主車馬則后弗敢怨邀太子車駕則君弗敢怒罪戲弄之臣則天子不得私執豪俠之民則公卿不得關說此法之行也昔者漢高斬丁公武侯斬馬謖皆垂泣焉夫丁公於漢高至恩也馬謖於武侯至暱也垂泣者至私情也然而必誅之者法也故法不可以恩暱而私情忍也昔者石奢爲楚王相父殺人縱父而以身請罪王赦之石奢曰不可不縱父不孝賣國之法以縱父不忠乃伏劒死李離爲晉文公理過聽殺人

曰王以臣為理乃不明而過聽殺人臣當死也王曰子休矣下吏有罪非子之過也離曰失刑則刑失死則死臣之有失何以罪下吏也遂自死也夫死者人情之所愛而二子不然者所以顯君而明法也由是觀之非法不得以釋人雖自釋亦不得矣夫法清則政寬而人威法亂則政煩而人玩威者刑中而不可逭玩者刑不中而可幸也夫刑不中者上亂之也上不以法為可受而與己則亂故以之飾喜怒行愛憎矣復恩讐制毀譽矣持辯以變約束舞智以易章程文之以深辭鞫之以巧詆則法令滋章而事不循其實對簿繁委而人不得其情上下相遁公私混淆盜賊多有而奸偽蠭起矣夫炎鑪遒于頑鐵利刃衂于輭毛

密網漏於吞舟故法本禁亂而其極也亂生焉此執法之弊也故法不可使人有幸之者法可幸則良民懼於是平居之衆造善之人睹蝮鷙之吏搏擊之斷岸獄之地掩耳而不敢聽側目而不敢視束手足而無所措矣故清法之國人畏法而不畏吏亂法之國人畏吏而不畏法夫使人至不畏法而畏吏者非國之美也

任將

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于中者垂成而敗撓于外者已行而反矣所貴于駃騠者必至也然縶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勇於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

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爲中制以制
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縶騏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
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
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罰
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
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
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披刃冒矢以爲功也贏糧
躍馬以爲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績墮外監則志不一
而日曠夫威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事以威立也勢
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
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與瓢亡不破者也千夫

牧羊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群疑生是故千人與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爲推轂曰閫以外將軍制之故吳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爲漢大將再捷而爲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權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矣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騎劫卒使田单收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騎刼爲田單之藉而趙括爲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者責於將也吾制之於己而監之於人

成則衆冒其功敗則獨委其罪未有善者也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盡忠

勢成

夫天下之勢不可使有成之者勢成則附之者衆也是故勢者上之所乘而下之所憑也龍之在天以雲而神虎之在地以風而威豹之在山以霧而變鯢之在海以水而化勢之使然也故人之於勢乃所以表神威行變化者也是故天下有能擬之人大舉之事必俟吾之壞而竊以濟其勢勢者天下之重吾弗可以一日釋也吾有所壞而適以濟之天下之重在彼矣故勢之濟有四不可不先也因其

失而取之謂之籍資求所害而利之謂之賈惠舉其所不當而白之天下謂之假義造瑞以鬼其事謂之長惑此四者勢之所以濟也昔者陳平淮陰王陵皆項羽之臣而卒爲漢用取於所失也沛公入秦約法三章去其苛刑利其所害也發義帝之喪縞素行師舉其所不當也白蛇雲氣鬼其事也是故亂非外至我有以招之勢匪彼至我有以致之故塞招亂之門絶濟勢之端在有以固人心人心之固雖有觟擬之徒不能奪也故籍資則無與也賈惠則不利也假義則罕服也長惑則不眩也然後天下之重在我也秦之失人心也陳涉非有諸侯之權甲士之衆以其萌隸之民戍役之卒揭竿挺鋤澤中一呼而四海嚮應者彼

皆有欲起之心而僕先發者也故陳涉之得志轉在秦也夫天下之近禍履危莫過於從逆也惡安福樂禍危非人情也然而爲之誠見其禍危之於此而徼安福于彼也是故天下不可使有從逆之民從逆之民雖欲不適彼不得也欲不讐我亦不得也彼我一間固寧有死而長往無生而反顧者也昔者沛公送徒驪山畏失期之罪故亡章邯將兵山東畏被讒之誅故降李陵深入匈奴畏反國之辱故叛夫叛背至逆節也亡降背恥名也而三人者以不貲之身干之患害之情寤於前而不暇自好也夫天下不自好之人鮮恥弗執之臣幸危愁苦之民願亂以三者之狀而值於吾之所壞此勢成之會也夫衆庶成風增積成山

言勢以附成也是故弗軌之臣靡不自小以成大自寡以造衆者附之使然也是以有天下之計必先詳成敗之由明輕重之機杜覬覦之鋒遏擬僭之漸集内散之心斷外附之志使天下之萌孽不生而勢長御之我則天下長安語曰涓涓不塞流爲江河綿綿不絶纆爲網羅故勢成而後圖焉莫之有及也

功實

功實之際後世人主常不能有所稽也夫功者人主之所誇喜誇喜之心熾於内而天下方有奇恠恢偉之事效於前於是功實之稽乃有所不能何者誠見其利未見其害知其福未知其禍也夫利猛獸之樂者忘銜橛之虞好馳

坂之巧者昧仆輪之悔喜速瘳之藥者蒙毒發之戒是故快心之欲至而周身之慮移炫目之形接而見背之明蔽天下之事功在彼者我有不蔽其實實在我者彼有不顯其功故人主必詳於功實之辨而覈於異同之分也夫三王以善治爲功五侯以善備爲功七國以善戰爲功戰者至凶事也功者至美利也究凶事而徼美利此三王所以不爲而五侯所以不顧也夫天下有不忘戰之臣有好戰之臣此二者功同而實大異名似而事不侔也是故不忘戰之臣多慮而有備好戰之臣貪進而寡憂多慮有備者清外而實內貪進寡憂者多事以虛國是故不忘戰之臣恒恐天下之有變而已無全策好戰之功惟恐天下之無

變而已不有功不忘戰之臣恒靜而致安好戰之臣恒擾而生禍此人主之當察也昔者秦之伯也累世而帝其帝也再世而亡帝之甚難亡之甚易成敗不遠而代盛衰並時而至者積功之極乃其積禍之盈也漢武之才過於文景承三世之富厚不易紀而虛耗者好大無厭也夫秦以白起爲武安君商鞅爲商君范雎爲應侯漢武以衛青爲大將軍李廣利爲貳師將軍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此六人者所謂功臣而人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察功實之辨故白起商鞅范雎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日慼衛青李廣利霍去病之功益高而漢之海内益危也夫好功之臣人主之所不易使者非有厚養則不獲其死力非有大賞則不塞

其望意高爵崇號以貴之則朝之位曠金玉重寶以富之則府之蓄靡土田苑囿以益之則國之地削重徵濫役則結民之怨破城侵境則深敵之讐夫然後臣其不可後之民疆其不可樹之地利其不可通之貨故計民則俘衆不足以補亡計地則降城不足以報賜計利則遠物不足以償費加危於當世而不爲省流禍於後世而不能見此功實不稽之患也是故覩顯福者必思隱禍臨近利者必圖遠害功歸於臣而實弗被於國者明主之所不貴也

用直

夫國內有自擅之臣而外有敢敵之寇者在位無直節之士也夫直節之士行高而不回言危而不遜行不回故有

臣救之義言不遜故有諫諍之忠於是內無不發之奸外無不見之亂雖有自擅之心者無不弭也雖有敢敵之氣者無不沮也夫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奸宄不生故直節之士邦之司繩而國之強禦也故司繩不得職則邪枉行矣強禦不在列則盜賊至矣可不畏哉夫亡國之君非無直節之士也有之而蔽於邪臣間于敵國也夫直節者邪臣之忌敵國之憂也我蒙其蔽而受其間則直節不得志直節不得志則邪臣遂而敵國昌也夫直節去讒諂至讒諂之人者內順而外交能使視聽閉言語塞夫視聽閉則亂不見言語塞則奸不聞於是宮庭容久伏之禍邊境有卒至之憂勁弩射於城中長戟起於輦下上莫之

知而下莫之告者大臣懐首領之愛而羣臣畏口舌之誅
也昔趙高欲專制恐群臣有言先指鹿爲馬羣臣無敢言
馬者陳涉起山東二世召博士諸生問之皆莫敢言叔
孫通乃詭對而出逃夫二世弗明不能用直臣而蔽障于
詭人故内以遂邪臣而外以資敵國也是故邪臣無不欲
去其所忌敵國無不欲逐其所憂晉以垂棘之璧屈産之
乗假道於虞而宮之奇去齊以女樂文馬遺季桓子而孔
子見沮秦穆公憂由余之在戎餽戎王以女樂戎王樂其
女樂五月不還由余諫不聽而亡夫外有悦目之欲内有
惑聽之詭則賢不知其可寳而才不知其可惜也故虞爲
晉逐宮之奇魯爲齊逐孔子戎爲秦逐由余夫三國者非

不知賢聖才知也悅於欲而惑於聽也夫直士人主之所難用也矯正而不能順遂自重而不能苟容非其職不食不得其道不仕夫邪臣者人主之所狎而重寶美色人主之所玩好也夫重寶美色在前邪臣在左右則無所置直士矣故孔子不與女樂並容於魯公之奇不與璧馬同止於虞蓋勢有所不合也夫蘭艾不同室玉石不同藏故用直士則必去讒佞遠貨色矣夫讒佞者直士之賊也貨色者直士之蠹也養賊容蠹而曰我有以用直士難矣

敵中

夫敵非吾不能克之難也亦非吾制之難也吾能明敵之所以中我者難也是故知吾之能逆必反吾情也知吾之

弗能逆也即以其情反之欲有以嘗之先反復我也欲有以實之先參伍我也以聲者下我也以利者市我也此六者不可不察也夫欲明敵之所以中我者在知敵之所忌敵之所忌必飾之使弗覺我也事無不去矣是故敵之鉅弗忌也忌其能明用人也將之賢不忌也忌其能同心也上之衆不忌也忌其能同力也故明則有以蔽之同心則有以間之同力則有以散之夫三者之害知者能諭之防之然卒爲所圖焉者彼有以揣摩投隙而此有以中之也狩者之于獸漁者之于魚其伏機投餌也於其聚則多鷙於其散則無獲必於聚散之間而伺之矣敵者之機我餌我者亦猶是也是故有所畏於我者視我以弗畏也有所

弗畏者則視其畏也若是而不察焉者彼得志也同心之將毀之弗行也則必重之以輕其主使我之自忌之也若是而不察焉彼得志也士之同力始張其勢以觧之又出其利以啗之則是道我以刑威也播虐則離我之衆誅降則堅彼之敵若是而不察焉彼得志也昔者秦之攻趙本畏廉頗曰吾畏馬服子將也趙人乃將馬服子而陷於長平漢畏項羽之臣范增也羽使至饌太牢以進進而視之曰吾以爲亞父使也乃更饌以草具由是范增逐而項氏亡[illegible]東城田單守即墨謂燕士曰予惟恐劓吾之降卒以前也恐伐吾士大夫百姓之墳墓也燕如其言而敵氣愈奮遂以其殘卒敗燕此皆弗能明敵之計昧于事情而中

之者也故曰能明敵之所以中我者難也是故處敵者能知數者之情有來焉必覺也有往焉必察也燭於先後之間斷於有無之際內絕根株之病外固間隙之缺是故揣摩不得其所出而抵投者不得其所入也故曰我不發其機雖巧不施我不會其情雖勞不行故爲敵中者蔽在已也

固權

夫權有所受者固不有所受者雖得必失之夫僞摹不可以遠示竊得不可以厚享故勢有執於累歲而不能保一日之命威有行于四海而不能全一姓之族權無所受之也夫權者天子之所取重天下之所取鈞者也天子知之

天下見之也故上不疑而下不議夫然後可固也無所受者天子不知天下不見者也故正坐而旁有窺之者矣前行而後有迹之者矣此至危之勢而彼方安之也夫人主雖使童子操金入市無敢攫者苟竊人主之金雖格僕而路人得執之矣是非童子強格僕反乃弱也使固與賊異也故盜失財不敢告也亡遺物不敢反也故權在於有所受有所受者又在視其所受之人昔者舜受堯之天下禹受舜之天下堯舜皆大聖人也固雖受之天下而人信之至燕子噲讓國於子之子噲無知者也故雖受之一國而人不信矣夫信之故服服之故其受也固不信故不服不服故其受之不固弱子之產不與買惡人以爲欺也辟人

之貨不與易惡人以爲蔽也伊尹受湯之權放太甲霍光受武帝之權故昌邑夫擁君遷主非細故也已任之而人不疑者以受之者湯與武帝也湯非弱而武帝非瞽也夫權者富貴之籍也可以得富貴而不可以保富貴無所受之而受之非其主者皆危也夫見火知焚見水知溺者明也昧者不然不及火不知焚也不及水不知溺也夫班爵封者遺之券誥賜祠第者護之符勑此皆爲世世計者也今爵封我能奪之祠第我能取之是券誥不憑而符勑不效也此其單明宜鑒者也然爵封猶曰賜矣祠第猶曰營矣以鐵版爲不毀恃金書爲不刋者猶夫前日也夫欲以一時無所受之權而爲世世之計豈不愚可笑也

處與

富貴者人主之所有也恒易於與而不知所處則恒失之故德不在於與也在於處所與處所與在知其所與之人所與在於君子也則增厚而福澤在於小人也則濟淫而禍灾在疏則恩當而見重在戚則分當而見輕是故與之擯罪之匪則以爲異數而溢望與之寵幸之臣則以爲庸格而靡加故與之不難也處與爲難矣夫天下惟小人戚幸之臣不易處也數而與之則見顧遇而怙愛遲而與之則見希闊而怨生與之厚則不以爲過而忽之與之薄則鄙而少之與之大難則曰吝而誹笑與之太易則曰汎而玩侮與之而有所相踰則不平而起爭若是者不可不知

處也夫惠以示親施以示德無所因而與之則翔視而內疑必不親矣有所使而與之則矜能而自致必不德矣望之而必欲塞求之而必欲得不與則拂情而陰蓄忌與之則多嗜而需不已凡此皆禍之道不可不知所制也夫權勢者賞罰之柄名器者上下之飾而富貴者人主之有也故富貴有不可以易與者矣富貴者權勢之門名器之具也安可以易與也小人寵幸之人其未有富貴也則必遠權而不取畏名器而不干曰吾得富貴厚其身焉耳人主於富貴輕於所有而易所與則不勝其所悔夫富貴得則權勢可移權勢移則名器可假由是有擬尊之心有偪上之形而莫之制矣緣恩而寬忍則禍滋抑案而不揚則害

戚微裁之則逢其忿而遷其怒大發之則激其變而事起由是兵車戰於牆內戈戟攢於腹心事成是下賊其上而義紀絕也事敗是上陷其下而恩不終也二者之所來乃積愛之過也夫小人寵幸之人持衆歸之權必衆怨之所叢挾衆附之勢必群攻之所向故其謀危者所以圖安也登高以臨危者仰趨而陟顛不知下平地之可息也向陽而畏熱者疾走而格日不知其就陰之可爽也故小人謀危以圖安者富貴有以貫之而謙遜之義不明也秦之二世寵於趙高封以萬戶授之相印殺蒙恬於外誅李斯於內然趙高知其威在已而以圖二世卒使閻樂弒之於望夷之宮故二世於趙高非不有以恩德之也而終遇禍者

利害之情變也故富之而有不恩貴之而有不德矣昔者陳恒專國以其君積厚施而得衆遂弒簡公季氏專魯政厚私邑而弱公室乃逐昭公夫二子當於主者至厚也甚者見弒而次者見逐積愛之生害也故盜不以得財而不殺其主人妾不以得寵而不忌其主母夫人之心何可厭矣故驕子多不孝寵臣多不忠是故人主必審處於富貴之與知非其所當者則毋以其愛私之其所當者則毋以其憎吝之明知其所失則毋遂事而自安獨省其所發則毋溺情而不有所忍故韓侯則惜敝袴矣周襄則止請隧矣漢文帝則夜牧北軍之節矣何者富貴必吝於小權勢名器在杜其漸也夫天之生物能爪牙者則去其羽翼誠

以飛而食人則害廣矣是富貴權勢人之羽翼也故其與之也而必使其可制於我我富之者我能貧之我貴之者我能賤之夫然後從而富貴之是以權勢之門不開而名器之具不亂也夫干將莫邪天下之至利以刺人無扞之者然倒持而外柄則刃反著於其身人主能無倒持其柄則可矣

策術

策國者大抵務實於勢變而不詳於事理求伸其變智而不要於指本善舉迫切之害而不及久遠之憂夫事理者宰勢變者也指本者統辯智者也存久遠之憂者弭迫切之害者也是故天下之事有不可究極者則必有所擬有

不可總納者則必有所歸有所易覩者則必有所難見夫策國者談不可究極之形而不知所據是故離合不常而使人無定見馳不可總納之說而不知所歸是故語言不一而使人無專聽陳易覩之害而遺所難見是故急遽不詳使人多畏而少慮是故六國之王寡於成事而同以淪胥者眩於策而不能擇也夫仁義者策國之術也天下之通理百家之要本而長久之道也功利塞仁義者也是故游士失於諫人主失於擇當年而不成累世而不決者功利之說行而仁義不明也夫仁義不明而功利行則天下攘攘焉皆為勢往如是則得勢者興而失勢者亡矣故秦於六國非能施仁義也然卒并諸侯朝同列者乃六國有

以籍之也夫德齊者以勢勝勢並者以德勝勢者功利之偕也德者仁義之府也故功利者秦之所有而仁義者秦之所無也諸侯不以此時修仁義而乃稱功利焉釋其所無而尚其所有是故秦之以一隅之僻擾河華之要開殽函之塞東向而制天下天下之侯王視其分裂而聽其宰割卒無術以禦之者德齊而彼之勢行也夫爲功者謂仁爲不殺義爲不取故言仁義則見迂闊而情疎言功利則見切近而心向此過在策士而不究也夫仁義水火也水可濟亦可溺火可烹亦可燔故仁者可生可殺之道也義者可與可取之道也夫不殺不取者仁義之一端也故仁義之功利大矣而策士不能究也夫游談之士籍諸侯之

車馬以爲裝貨諸侯之財幣以爲居賫寳玉以親外交市土地以厚與國是故列地里之險夷陳兵革之鈍銳筭儲積之厚薄亂主客之形反內外之情分散其事而變易其說故使天下諸侯之心交戰而不定兩端而不果疑于似是而莫能可否惑於利害而莫能從違由是敗約解從奉名獻都要地率服而入朝於秦矣故諸侯之事秦而甘心者仰其威勢而幸其親已也此諸侯不詳于策士之罪也於是秦得以行其遠交近攻之術而五國先滅夫五國之滅者則齊之罪也齊之與秦東西相望嘗並帝而敵體故秦之所忌莫如齊然而緩攻齊者徒以有五國在也君王后齊王之后見諸侯之日屠於兵而境無遺矢之擾不知秦有

所侯而以爲厚巳乃奉秦益謹而緩之救故齊之安者四十年及至勝后（齊相姓名 勝音升）齊國亡而王建幽於共城（共地名）保四隅之衆亡五國之師便四十年之安滅百世之社稷此君王后之罪也夫譬之五國者鋒也齊則柄也五國者蔽也齊則地也此其勢至明也然坐視其鋒之摧而欲其柄之無折立見其蔽之徹而猶希地之不露盖長久之術不察而迷於利害之近也建之幽于共齊人歌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客謂陳馳）此疾勝后之不明刺賓客之責國也悲夫然究其失策不可無罪君王后也夫婦人可以治國家哉

心迹

天下之事在心知其意毋以迹固之則神明應而變化合
變化合則端委見矣端委者變化之竅係也易曰天下一
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故百會於一而殊統於同夫端委
者變化之始終也旁而通之以合變化約而省之以見端
委聖哲之行也夫拘學不假於繩尺之外淺見不及於衣
帶之下習而不思由而不察猶弓人之不能矢冶人之不
能匠也故拘學不可以論廣淺見不可與指遠何也心不
知其意而徒以迹固之也夫三皇不同道而皇之號不異
五帝不同德而帝之號不異三王不同治而並稱王五霸
不同功而並稱伯此迹異而心同者也曷可不爲同也堯
之禪虞後世稱焉子噲遜燕卒亡其國而天下笑之伯夷

叔齊兄弟相讓孔子贊之宋宣公立弟春秋譏焉武王伐紂懸其首於白旗天下不以此貶其令名田常弑簡公則不能辭弑君之惡周公伐管蔡不爲賊兄弟唐太宗弑建成而後世短之凡此迹若不異然不得同者不求之心而求之迹也故效顰者益其醜學步者失其故故求迹以爲近則愈遠矣夫時易則勢移情移則事易使五帝可以相沿三王可以相襲則禮樂不爲異同而文質不加損益也故迹似者不可以論心迹者變化之散著也苟可以其類者同之是田常爲武王之行而建成廼管蔡之誅也故以其迹則雖有若之似不得爲孔子以其心則雖魯人之異可以學柳下惠故東人不量車履人不視足適其意也故

莊生觀解牛知養生張旭觀舞劍知草書夫解牛於養生相懸也舞劍於草書至遠也然覩之若一伎焉意誠通則迹不足以蔽之也是故圖以列陳也書以傳御也然以圖陳者不盡兵之道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蓋迹之所求者有以限之也夫移易之間謂之變化變化之成謂之合同觀合同則可以見端委故物必求之端委矣端委見則能一萬物是故不出戸而知星辰不下堂而知山川夫天之相去至高也地之相去至遠也必身交而目覩是天不可歷而地不可紀也夫累寸者至尺必差累銖者至两必差故括天下之物必求端委求端委乃見天下之竅繫竅者物之以生者也繫者物之以會者也竅繫得則心通心者

天下之至神也故能周流天下夫一者萬之所從出也故言一而不及萬爲有餘言萬而不及一爲不足聖人之道一而已故無不足故曰至道約而易操明而易知故聖人不學而能愚人學之不能直所從者異路也

何大復子論終